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中国卷

中国近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1)

田欣欣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麻疯女邱丽玉	宣 鼎 (1)
因循岛	王 楠 (8)
公大将军延师	吴梦序 (14)
新聊斋·唐生	狄楚卿 (19)
大改革	吴趼人 (23)
立宪万岁	吴趼人 (29)
黑籍冤魂	吴趼人 (47)
买路钱	徐丰采 (59)
地方自治	伏 椒 (61)
血帕	吕 侠 (65)
诸神大会议	包天笑 (84)
画符娘	包天笑 (92)
介绍良医	闾 异 (96)
两头蛇	张其成 (102)

麻疯女邱丽玉

宣 鼎

淮南禹迹山，林壑深幽，神龙窟宅也。至明季，始有居人，渐成聚落。陈生名绮，字绿琴，亦卜居山麓。父懋，母黄氏，耕种习贾，能小康。生年十五，善读。母仅有弱弟，名海客，游粤之某郡，货殖得资，遂落籍。至是，母病革，私执绮腕，泣曰：“为母死后，汝父必继娶，芦花衣，今古如一辙。汝穷促，可遁粤，寻依舅氏。”并私以所蓄数十金，与作旅费。生泣受。母歿，父续弦乌氏，果悍恶如母言，朝夕不能容。遂诣母墓痛哭，留书父枕侧而去。跋涉几半载，至则资耗，而舅杳。遍询闾閻，无其人。茕茕走村郭，渐以乞食度命，深悔孟浪，时思遄回。

一日，至郭之东，有槟榔树覆柴门，方引吭唱“莲花落”，内有短髯赤面、一斑白叟出，睨生诧曰：“小乞儿，子何貌之文而音之悲也？”生曰：“腹有诗书，焉得不文；落魄穷途，焉得不悲！”曰：“何得至此？”生遂自陈乡贯，述寻舅状。叟默视生曰：“子舅其黄姓海客，面白多麻者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客死于此久矣。渠生为某巨室司会计，善营运，娶青楼女。病歿，女窃资随仆遁。老夫与渠有杯酒之交，代市槥具，葬东郭尼庵侧大树下，墓树短碑者是也。”陈伏谢，径至所指处，果得舅墓。问庵尼，亦如叟言，遂呼

舅哀哭，祝曰：“舅若有灵，佑生还，当负舅骨返祖域。”尼怜之，餐以豆粥，语云：“子所遇叟，姓司空名浑，与汝舅有素，第往祈援手，切勿道方外饶舌。”

明日，生见叟，遽呼：“司空伯！”惊讶曰：“小子！何得知吾姓氏？且知我伯名？”即诡云：“夜宿墓下，梦舅氏详告，且谕乞援。”叟愕然，曰：“仆与渠，原无车笠盟，不过曾觐面。虽然，当为子徐图，尽寸心。”三日后，以绋袍一袭赠生，慨然有德色。且说生云：“仆清贫，无丰赠子，谅可原。幸邻郡某山中，有富室，邱丈子木，仆之葭莩也。老夫妇生有娇女，名元媚，字丽玉，年与子等，貌则鲜丽，择媚眼高，雀屏无选。子虽贫，而清才雅范，此间无与比俦。仆作函，代子执柯，往就甥馆，邱丈必有厚贶，尚不足运舅棹返珂乡欤？”陈生闻之，请思其次。问何故。曰：“侄家山野，荆布芻蕘，恐富室千金未能习惯。矧彰彰入赘，能任坦腹人乘龙自便者乎？”叟抚掌曰：“迂哉！书痴也。是不去攫伊财耳。茫茫天壤，渠于何处捕逃亡媚？”生计窘，姑受函往。

至则渠第峨峨，春深兽锁。司阍人见其落拓，叱远立。及函入，两少年出揖客云：“奉严命，恭迓玉趾。”知为翁子，随入。见栋宇庭院，俱类世家。一伟丈夫，修髯过腹，立阶上。生趋与展谒。坐间，询司空氏起居。旋白夫人来，两婢扶一四十馀美妇人出。翁曰：“此山荆也。公子既司空世好，与寒门谊即通家，敢以妻子相见。”生又展拜。妇凝睇笑谓翁曰：“司空妹倩，眼力不差，公子真可人也。”倏具筵宴，劝爵甚殷。席间，略询乡贯，即语生云：“舍亲与郎君言否？仆小女丽玉，素所钟爱，不欲嫁远方。然觅婿欲得

如仙乡人物，裙屐翩翩者，杳不可得。今得红丝牵引，文星惠临，是真石证三生，愿即日奉为箕帚。”生离席唯唯肃谢，婉陈曰：“自惭樗栎，仰托芻蕘，良所深愿。然小生实为寻舅至此，婚后三四日，即拟暂返蓬门，事葦，再回瀛第。是不得不预陈长者。”妇微笑曰：“公子何匆促若此耶？”翁急止之，曰：“公子孝心，何可过拂。容即代筹朱提五百金，作为旅费。”生心喜，敬诺。旋即笙管呕哑，灯火匝地，干仆引生之曲室，更簇新冠带，出就氍毹。雏婢三四，引一七八好女子，珠翠绮罗，盈盈自内出，与生交拜，送之洞房。却扇视女，则荷露桃霞，无此艳冶。生心意飞弛，反恨顷言新婚暂别，未免孟浪，容有意迁延，图静好耳。

酒阑灯施，听莲漏三催，婢妾亡去。生正隐几牋触，而女亦时牵绣幕窥良人，粉黛间隐有惨悴色。生不知就里，趋近软语，代为卸妆。女则拒以纤腕。再近，则潸然流珠泪。徐起弹烛，视近闼无一人，始闭门小语曰：“郎亦知死期将近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曰：“郎从何处来？何处去？曷明告妾也。”生具告之。女唏嘘欲言又止。生知有变，伏地乞怜。女曰：“妾睹郎君风采，意良不忍，故以机密告。妾，麻疯女也。此间居粤西边境，代产美娃，悉根奇疾。女子年十五，富家即以千金诱远方人来，过毒尽，始与人家论婚，觅真配。若过期不御，则疾根顿发，肤燥发拳，永无问鼎者。远方人若贪资误接，三四日即项有红斑，七八日即遍体骚痒。年馀，拘挛拳曲，虽和缓亦不能生。”生闻之，始恍然悟，泣曰：“小生万里孤身，担荷甚重，乞娘子垂悯，容我潜逃可乎？”曰：“休矣！此间觅男子甚难。郎入门时，外间已环伏壮汉，持刀杖防逸。”生泣曰：“身死不足惜，所悲

者，家有老亲耳。”曰：“妾虽女子，颇知名节。常恨是邦以地限，无贞妇，愿死不愿生。郎且与妾和衣眠三日，得资即返。妾病发，亦不久人世。乞归署木主，曰‘结发元配邱氏丽玉之位’，则瞑目泉台下矣。”言已，抱持隐泣。生愤然悲曰：“噫！婚则仆死，否则卿死，曷饮鸩同死，结来生缘乎？”曰：“不可！请书居址门巷，与妾纫衣缝中，俾他日柔魂，度关山，省舅姑，受郎君一盂麦饭耳。”生虽书与之，而涕不可仰。入衾共枕，生屡屡不能自持，女悉劝慰禁止。对食不餐，几与石女天阉同一恨事。翌日，翁媪果顿在陌路。是夕，女以香舌吮生颈，作胭脂色者三四处，曰：“可矣。”私赠黄金、白玉臂缠各二。生订后约，女悲曰：“恐君再来，妾墓门之木拱矣！”

明日，翁赠果践言，即挥手令去。重到尼庵，尼见项上痕，闭门不纳。急以资赁巨舫，启舅棹，载之南下。夜在舟中泣。舟子疑渭阳情重，奇之，敬礼益恭。抵家见父，则继母已歿。父纳婢为小星，见子甚慰。睹腰缠，疑妻弟所遗，不深诘。瘞旅棹，买山田。陈翁善酿，遂种秫开酒肆，得利甚丰。生乃下帷读，入胶庠。

邱翁见生去，谓其女毒尽无疑，正托媒妁觅东床，女忽疾发，视之，麻疯也。翁穷追，惟含涕。媪扞之，仍是处子，交詈曰：“淫婢！太不长进，宁定不欲生耶？”月馀益惫，遂遣之麻疯局。是局，乃长官好善者所设也。因是病向能传染，家有一则全家皆病，虽掌上珠，亦恩断义绝，无顾复情。女入局，数雉经，辄见一麻面叟，口操南音来救止。既而思通，叟慨然愿导引。曰：“老夫黄姓，淮南人，娘子得毋欲寻陈生绿琴耶？渠与仆似曾相识，可同行，仆亦欲东

耳。”女自恃恶疾，又以叟迈，欣然随之。叟到处，重门自辟。至郊外，叟以唾涂女莲勾，口喃喃若符咒，即迈步若健儿。感翁德，事之如父，旋拔银腕钏，易资为旅费。甫至楚，资已耗尽，遂行乞。叟吹洞箫，女口编《女贞木曲》，歌唱沿门。歌曰：

女贞木，枝苍苍，前世不修为女娘，更生古粤之遐荒。生为麻疯种，长即麻疯疮。衔冤有精卫，补恨无娲皇。画烛盈盈照合卺，依自掩泪窥陈郎。翩翩陈郎好容止，弹烛窥依心自喜。妾是麻疯娘，郎岂麻疯子？妾虽麻疯得郎生，郎转麻疯为妾死。郎为妾死郎不知，洞房绣阁衔金卮。孔雀亦莫舞，杜鹃亦莫啼。鸚鵡无言愿飞去，郎堕网罗妾心悲。郎不见，骏马不跨双鞍子，烈女愿为一姓死，郎行依旧貌如仙，妾命可怜薄如纸。肤为燥，肌为皴，云鬓拳曲黄且髡。掩面走入麻疯局，不欲传染伤所亲。昔作掌上珍，今作机上肉；昔居绮罗丛，今入郎当屋。月落空梁悬素罗，一缕香魂断复续。妾虽生，妾不愿守故居；妾既生，妾自当寻找夫。可怜虽生亦犹死，不死不生终何如。女贞木，枝扶疏，上宿飞鸟，下荫游鱼。乌比翼者鸛鸛，鱼比目者鲽鲽。生同衾，死同穴。衾穴即不同，妾心若明月。月照桃花红欲燃，李代桃僵被虫啮。女贞木，红枝叶，悉是麻疯之女眼中血！

女歌韵心酸，叟箫声凄咽。闻者流涕，争以进食，不敢呼蹴与。

半年，抵淮南。将近山村，见老屋万椽，青帘出树杪。

叟遥指曰：“向南黄石堆门者是也，子当自往，仆从此逝矣。惟祈寄语绿琴父子，云：‘海客奉谢。’”言已，即杳。女惊定，诣肆门。见一老翁坐炉侧，面目似绿琴，疑为翁。歌前曲，翁掷一钱与之；再歌，又掷一钱。女泣曰：“贤郎陈绮，粤西欠奴债不还，迢迢责负逋，岂一文钱所能偿也？”惊询，具告之。翁曰：“陈绮耶，豚子也。汝所言，难遽信。渠秋试金陵，不日归山庄，面当知真赝。”女闻之，即叩以见翁礼。翁送入尼庵中，遣村妇伺应，妇皆唾却走。幸老尼怜悯，得无苦。

月馀生归。翁以女询，生惊惶不知所云。翁曰：“是不可负也。吾家不少闲粥饭，虽易枕席，当豢之，终其身。”生伏谢，急趋访女。遽牵生衣啼曰：“妾远来，不敢望伉俪，惟冀以骸骨葬君家祖域耳。”生且泣且慰，问：“何能自来？”以黄叟面目颠末告。生惊曰：“是吾舅也，其地仙耶？”携女之家，谋酒库隙地，卧丛瓮中。诸婢咸远立，不敢近。惟一雏婢，名甘蕉者，独代撒浚便琐事。至饮食药餌，皆生手调。久更袂挈甘蕉卧女侧，亦均无恙。榜发，生乡捷，里人争与论婚。生力却。父稍稍劝，生泣曰：“几年甫二十有一，麻疯女量不久生人世，曷姑待其毙再婚，亦未为晚也。”又恐已去，女无人照看，遂告病，罢南宫试。女以头触瓮悲曰：“为妾故，使郎迟嗣续，阻上进，妾死后，何以见祖宗于地下，诚不如死！”言已，又触，赖甘蕉救止，始已。

一日，生赴戚家饮，遇雨不归。甘蕉又因病内卧。女听雨剪灯，搔爬不已。忽闻梁际“飐飐”一声，一大黑蛇，粗如儿臂，长几七八尺，从空飒至。女始颇惧，继思：“得果蛇腹，胜于自戕。”听之。蛇身盘屋梁，垂首下掀酒瓮木盖，

墮地如擲。吸瓮中酒喋啜，顷刻满腹。欲上缩则木强如枯藤，倏忽墮地瓮中，搅扰翻腾，力尽，声顿寂。女燃灯，强起视之，毙矣。心忆：“蛇毒，或可代鸩。”掬饮升许，心顿清醒，祛烦襟，肤转奇痒；又掬以洗涤，痒顿止。明日，又潜饮而潜洗之，疾若失，肤之燥者，转莹如玉；发之卷者，转垂若云；面目手足之皴瘃者，转如花如月，如嫩笋芽矣。甘蔗惊喜告生。询之，以蛇酒告。趋视，则遍体黑章成云篆，顶有独角，色殷然。盖此山蛇王，名“乌风”者也。具锦裳绮裙，花钿珠玉。妆女出见翁与诸宛若，莫不惊为天人。翁曰：“吾幼闻蛇王居此山千年矣。番僧求得片鳞，为人医癰疥，不可得。孰知天专留此，为吾疗贤妇疾耶！”即日备礼为合卺，珠履满堂，吹鼓筵宴。百里外男妇咸奔至，一覩女之颜色，归以为荣。

再三年，女生宁馨儿。感甘蔗德，收为笱室。生却之，不可。是年春，生试礼闈，入木天，出为太守，专恤流亡与贫病无告者，人人称众母。升两粤制军，遣材官招邱翁至，索丽玉甚急。翁假泣曰：“小女命薄，殒谢久矣。明公尚欲寻故剑耶？”生又索骸骨归瘞。翁惧，献千金为太翁寿。不许。旋访司空，云：“惊逸，堕绝嗣死。”生笑曰：“渠真以小人目我矣。”旋命婢扶夫人出，则衣一品命妇服，容光焕发。翁几惊伏，视之，即己女丽玉也。洒泪问父母安否。翁咋舌，愧欲死。女亦时归宁。出蛇酒，制药设局，济粤之患麻疯者，活无算。年四十馀，太翁犹清健，疏乞终养。归修舅墓与尼庵，建邱夫人碑，纪事之崖略。至今，此山药酒，尚驰名云。

[简 评]

宣鼎(1835—1880?)字瘦梅,安徽天长县人。有《夜雨秋灯录》等著作。

《麻疯女邱丽玉》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:麻疯女邱丽玉在父母的安排下与书生陈绮成亲,但她不愿毒害陈绮,放陈绮回家后,自己却毒症发作。后被引领到陈家,但终因不愿连累陈绮而引鸩自绝。不料从此疾病得愈,终与陈结为百年之好。这部小说赞扬了男女主人公的美好品德,邱丽玉宁损己不害人,陈绮则对于麻疯女邱丽玉从不嫌弃,甚至愿意引鸩同死。宣鼎是近代著名小说家,他用古文句法为小说,语言凝练传神。情节曲折迭宕、引人入胜。整篇作品充满了悬念,有的使人震惊(漂亮的妻子竟是麻疯女),有的则使人喜出望外(如:邱病愈)。

因 循 岛

王 韬

曲沃项某,本猎户,至项改业读书,文名藉甚。且喜放生,尝经河上,见农人拽一黑猿,尾断足伤,血殷毛革,见项悲嘶仰首,有乞怜态。项心动,购而释之。猿去频回顾似感谢状,须臾遂杳。

后项作幕闽中,归乘海舶。晨发,日未午,飓风大作,舟人惊骇。顷之,雪浪排空,挟舟而起,高数十丈,陡落波

心。众均逐浪以去。项抱木板，任其所之。风益大，瞬息不知几千万里，自拼一死。既近海岸，懵然不知。无何，风静潮落，腹阁于浅渚石上，呕水斗馀，良久渐醒，见黄沙无际，草木不生。时值初秋，天气尚暖，脱衣沙际。曝既干，重著起行，逶迤数十里。日已暝黑，月起海中，三坠三躍，大逾车轮，现五色光。无心观瞩，踏月再趋。至夜半，尚无人家。冈峦杂沓，林木渐繁，虎啸猿啼，毛发森竖。腹中大馁，幸怀熟鸡子数枚，聊息饥火。方欲再行，而足力已疲，乃息深林中。四面磷火上下，若相瞰攫。心头鹿鹿，终夜清醒。

天甫明，又行，午后始见村落。居民披发被肩，形状不类中土，而面瘦肌黄，悴容可掬，如久病者。乃趋前问询，言语啁啾，不甚可了。一老叟出问，项以实告。叟曰：“君中华人耶？此因循岛之简乡，去中华九万里，上年有海客朱某亦遭颶到此，居仆处一年，为岛主所知，车载而去。仆因悉中国方言，君无家，盍小作勾留乎？”项喜从之去。乡人皆至，窃窃私语，似讶奇观者。叟罗酒肴，不甚丰腴，而劝进殊殷。少顷，门外有鸣金声，众人皆仓皇遁，叟急闭户。项问故，曰：“此县令也，喜噬人。君初至，勿为所见。”生于门隙窥之，见前后引随者皆兽面人身。舆中端坐一狼，衣冠颇整。骇绝，入问叟。叟惨然曰：“此地本富厚，三年前，不知何故，忽来狼怪数百群，分占各处。大者为省吏，次者为郡守、为邑宰。所用幕客差役，大半狼类。始到时，尚现人身，衣冠亦皆威肃。未数月，渐露本相，专爱食人脂膏。本处数十乡，每日输三十人入署，以利锥刺足，供其呼吸，膏尽释回，虽不尽至于死，然因是病瘠可怜，更有轻填沟壑

者。”项诃曰：“岛主亦狼耶？”曰：“非也，主上仁慈，若辈能幻现人形，诡计深谋，遂为所赚。”问：“朝臣何以不知？”曰：“立朝者皆声气相通，若辈又每岁隐赂多金，遂无人发其覆，况其在官之际，仍以好面目示人。岂知出示临民，别有变相耶？”项曰：“此类当途，尚复成何世界？仆不才，当为汝等诉之岛主，俾此辈尽杀乃止。”叟曰：“君虽心怀忠义，必不能行。况客乡之民，例难越诉。倘遇择肥而噬者，当有性命忧。”项中心不安。

次日，不别而行。方欲问途，忽数人来缚之去，径诣一署。惊怖间，见两廊坐卧者，无非当路君，不觉气馁。未几，一官登堂，衣服苍古，幸是人身，冀可缓颊。顾瞥见项，若甚喜，略问所来，项备述前事，忽顾左右曰：“此人白皙而肥，精髓必美，当献之上司，必而功记邀宠。”项知非好意，再三恳释，不从。即命以木笼囚项，舁之出。行二里许，众人哗传曰：“太守来！”遂纷纷避道。俄见仪仗森严，拥一贵官至。鼠目獐头，左右顾盼，见缚者问故。役禀白谓欲送上宪轅。太守命舁至前，熟视曰：“君项某耶？何故至此？”项亦甚惊，而不解何以相识，因漫应之。立出舆挥众去，命脱系，呼两骑至，并轡而行。项不知所为，转诘邦族。太守曰：“仆侯冠也，受君大恩，俟入署再诉细情。”

少选，已至。见门前标“清政府”三字，下骑同入，胥吏十馀辈肃迎于旁。见两旁隐隐有卧狼数头，心震慑不敢顾视。既入内，侯伏地拜。项答拜，因又问故。侯曰：“仆即河上老猿也，承君援救，此恩终不敢忘。后遇瘦柴生将夺此岛，以余能幻化人形，招之同至，不期岛主信德，感及豚鱼。瘦柴生不忍相负，祇谋方面，现居省要。余以从幕功授

此职。今都院以下，大半同群。其尚有人心肯附和者，则皆赋闲。仆亦每切兢兢，久苦衣冠桎梏，俟有顺便，当送君回耳。”项始恍然。侯亦询来意，略告之，相与叹息。

言次，即已传餐，见数狼才，各被冠服，立化为人，与项通款曲，一一由侯为之指示，则承尉、案吏及幕中宾僚也。揖让入席，笑语雍和，侯独入内，项与众共饮。酒半酣，两役舁一肥人过，裸无寸缕。众曰：“可送斋厨。”项惊问，皆笑不言。俄庖人进一饌，如鸡子羹，群以敬客曰：“此人膏，余等酷嗜之，惟主人不喜。先生之来，口福诚不浅哉！”项惊曰：“适肥人已宰之耶？”曰：“然。吾等公膳，本有常供，此间因主人喜斋，故只日进一人。若大院中，则食人更多。”项惨不能咽，逃席觅侯，始得果腹。

项居府中，郁郁不得志。侯察其意，谓：“机缘未至，归计难谋。苛县厉令，余旧属也，彼处山川佳胜，足资眺瞩，当荐君暂入幕中，藉广眼界。”项喜，次日持书去，一见要留，宾主颇洽，细察厉亦系狼妖，外示和平而贪狡殊无人理。幸公事甚简，日惟携仆出游，或止宿山中，数日始返。厉亦不之责。邑绅某横甚，强夺邻田数十顷，邻讼之，绅贿以重赂，厉竟不直邻，逐之去。邻上控发，县复讯，仍执前断。邻无如何，自缢绅门。绅夜至署，与厉密议，设计弥缝之。项不平，请曲直所在。厉笑曰：“先生不知耶？绅子现居京要，得罪则仆不能保功名，况妻子乎？且民命能值几何？以势制之，彼亦无能为力。”项曰：“信如君言，则人情天理之谓何，国法王章不几虚设耶？”曰：“先生休矣，今日为政之道，尚言情理耶？吾辈辛苦钻营，始得此一官一邑，但求上有佳名，不妨下无德政。直者曲之，曲者直之，

逢迎存于一心，酬应通乎百变。上以为可，虽民无爱日之留，而朝有荐章之入矣，上以为不可，则民乐敦庞之化，朝无颂德之碑。国舍有甘棠，不及私门有幸草也”。正言间，省中有飞牒至，言郎大人将赴苛巡兵，著速备供张。厉匆匆别去。召丞尉商议，即让县署为行辕。次日迁移一空，别居西舍，署中悬灯彩，饰文窗，地铺氍毹厚尺许；寝室则八宝之床，绣鸳之枕，锦云之帐，暖翠之衾，光彩陆离，不可逼视，上下内外，焕然一新。至期，探者属道，迎者塞门，奔走往来，流汗相属。将晚，郎至。炮声隆隆，骑声得得，仪仗数百人，甲冑殊整。其行牌有“粉饰太平”、“虚行故事”、“廉嗤杨震”、“懒学嵇康”等字。项私问小吏。吏曰，“此德政牌也。”既见武士数十人，各执刀分队疾趋。观者侧目无敢哗。即有十余人拥大吏至，端坐舆中，豕喙虎须，状极狞恶。兵吏皆跪迎。郎置不顾，飞舆入署。项欲啗其所为，从之入门。吏严色拒之。厉至缓颊，乃入。

见堂燃红烛如椽，光明若昼。郎高坐，旁立美服者数辈。须臾，传呼进兵册。册上，仍付吏员持去。嗣兵官十余人入叩，有进金宝者，有呈玩具者，有乞怜贡媚者。一时许，厉跪请夜宴，共起身入小厢。即有吏出问：“有歌妓否？”厉无以应，大窘，遽返西舍，饰爱妾幼女以进。郎喜，面称其能，而厉之酬酢周旋，丑不可状。宴已，众皆退，惟妾女伴寝。厉则意气扬扬，若甚得意。项颇愤，然顾莫敢谁何，乃卧。晨兴复啗，郎尚未起，有军吏至，请阅操。内史叱曰：“大人未起，起亦须餐烟霞，汝何得尔？”军吏诺而退。半晌，又一内史出传命免操，即放赏。军吏应而去。日将午，郎始起，厉急进膳。半饮时，传呼命驾，左右仓皇，

排道径发，厉等皆跪送之，妾若女赧然而返。是役所费不资，而不闻有所整顿也。项大以为非，即别厉至侯所。途中哗然，厉升某府缺。及见侯询之，侯曰：“此邦仕宦，大抵皆然。书生眼小于椒，徒自气苦耳。”

项不愿复留，谋归益切。适海客朱奉王命遣回，侯聚珍宝，为项治装，并求附舟。遂相送至海口，已有一舟舣待。朱与项登舟，海风大作，揖别开帆。八日至琼州岛，登岸取道而返。出篋中物易钱，购田治屋，称素封焉。

[简 评]

王韬(1827—1897)原名利宾，又名彊，号仲彊，字紫铨，别号彊园、天南遁叟，江苏长洲人。有《松滨琐话》等著作。

《因循岛》写的是曲沃项某遇风暴飘流到某岛上所见情景。那里的官吏都是衣冠野兽——披着外衣的狼，常常肆意吃人，欺压百姓，而且闭塞言路，以达到欺上瞒下、胡作非为的目的。岛上的世界其实就是人间社会的缩影。作者把欺压百姓的官吏比喻为食人的恶狼，用意是十分深刻的。岛上官府的行牌上“粉饰太平”、“虚行故事”、“廉嗜杨震”、“懒学稽康”等文字就是对那个腐朽、黑暗、虚伪的旧世界的无情的抨击。项某终于离开了那个充满恐怖色彩的小岛，但他返回的其实是一个同样悲惨的世界。这就是作者想告诉我们的。

公大将军延师

吴芴序

公人将军某，权臣也。威震内廷，势倾中外，庶司百寮，莫不拱手听命。适其幼子需师教读，与公卿言及，众皆唯唯。时有江南沈孝廉，因不第，流寓都中，觅馆糊口，已托其座师某侍郎，允为推荐。适冬至朝贺之期，百官咸集。大将军复理前言，某侍郎即举沈生以应。大将军曰：“为童子师，以品行为要，俾幼而习见师范，则长可观矣。此生端方否？”侍郎对以有儒者气象。大将军欣然许可。侍郎归，召沈生至，嘱令小心谨慎，不仅安砚有方，若得大将军青目，则功名未可限量也。沈感谢而退。

新正，大将军遣从官持名柬邀沈生至第。大将军躬迎于堂，专席南向，命公子盛服拜师毕，大开筵宴，声伎杂奏，宾主尽欢而散。送先生入西园。书堂三楹，峰峦周匝，林木青苍。室内书籍充栋，陈设精雅。公子年甫六龄，不过指教数字而已。其供奔走者，苍头四人，俊童八人。晚入卧室，牙床绛帐，绣褥锦衾，并皆佳妙。次日，苍头带长髯者至，约视先生体段，趋出。未几，进貂裘全裘，服之，长短适宜。每日晨兴，则八童齐侍：其一，首顶银盆，跪而请盥，一执漱具；一执巾帕；一执镜奁，一执香皂；余皆撩衣提裳，环视左右。沈生平所未经者，意甚不安。喻之曰：“其